

ISSN 0257-0289

复旦学报

2012

双月刊
SHE HUI KE XUE BAN
社会科学版



◆因明学研究◆

- 汉、藏因明比较研究刍议 郑伟宏 (72)
- 绝学重光 潮流再引 刘震 (80)
- 《因明大疏》研究百年

◆语言学研究◆

- 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同义异序”、“同义异构”现象透析 吴礼权 (87)
-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秦曰龙 李晔 (94)

◆世界史研究◆

- 论 19 世纪初期英国政府的劳资政策 刘金源 (103)

◆民国史研究◆

- 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 薛玉琴 (112)
- 以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与探索◆

- 欧元对德国进出口的非对称影响 李慧中 郝华杰 (123)
- 基于欧盟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法学探索◆

- 论刑事关键证人的确定 王永杰 (133)
- 沉痛悼念朱维铮教授 (34)

绝学重光 潮流再引 ——《因明大疏》研究百年

刘震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回顾了汉传因明代表作《因明大疏》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了该研究从普及到专题研究再到全面研究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成就,认为郑伟宏新作《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代表了《因明大疏》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从四个方面概括《因明大疏》的成就与不足,对它的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全面而精当的评价。

【关键词】 玄奘 窥基 《因明大疏》 陈那因明 《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

唐代玄奘法师弟子窥基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是集因明唐疏之大成者,代表了汉传因明的最高成就,称得上汉传因明的经典著作,因而被后世尊称为《因明大疏》,简称《大疏》。随着法相宗的衰落,宋以后,《大疏》在中土失传上千年。元、明、清数百年间因明成为绝响。明末的几位高僧大德虽有零星几篇呕心沥血之作,但无异于暗中摸象。汉传因明在日本的传播主要是对《大疏》的再注疏,一千多年,绵延不绝。日本对唐代因明典籍有保存之功。直到清末,杨仁山居士得日本佛学家南条文雄之助,将《大疏》迎回故土,并于1896年刊印流通。汉传因明从此再续唐疏正脉,绝学重光的百年演出徐徐拉开帷幕。

一、《大疏》研究的三个阶段

尽管《大疏》回归迄今已有百十余年,但是以它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著和注释本仍旧屈指可数。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以下简称《删注》)、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以下简称《蠡测》)和郑伟宏的《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以下简称《释译研》)代表了《大疏》研究的三个阶段:入门阶段、专题研究阶段和全面研究阶段。

《大疏》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入门。熊十力的《删注》是第一本解读《大疏》的普及性著作,作为北京大学的讲稿完成于1925年岁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26年7月。熊十力重视《大疏》在汉传因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先生指出:“唐贤疏述,虽累十家,独有基文,世称大疏。”^①对于因明研习者来说,披读《大疏》,是取“胜范鸿微”^②之捷径,并且舍此无由入门。但是《大疏》又是非常难读的一本书,“间遇险涩,不过数字,一发全身,竟日短趣”。^③《删注》以这样一本必须读而又很难读的书作为解读对象,采取亦删亦注的方式,目的是为利始学,为初学者提供阅读之便。它的问世对因明的普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因明史上值得一书。

《删注》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因明大疏》的评价,同时也就说明了《删注》的写

【收稿日期】 2011-07-13

【作者简介】 刘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 本研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1BZJ00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2010BZX001)、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

①②③ 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载《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5、276、277页。

作缘由；二是对《大疏》作了大量删削；三是调整部分原文；四是注疏。《删注》作为一本《大疏》入门之作，总的来说，正如因明家虞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删去所当删，注其所当注”。《删注》为疏文和大量涉及印度各宗派哲学背景的例证作注，“当理大端，捐其苛节”。所谓“苛节”，指悬空或琐碎之推析。从他对《大疏》的删减来看，确有一种“阔斧大刀，纵横破阵”^①之魄力和气势。其注释大多提纲挈领、清楚明确。

《删注》的成就反映了作者的佛学功底，当然在删、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其不足则反映了作者在因明与逻辑之比较方面有所欠缺，表现为对因明基本理论的理解有不少失误，例如对能立、宗同品、因的第二相的解释等。因明是佛家逻辑，要想准确地把握因明理论，既要有一定的印度哲学知识，特别是佛教认识论的知识，还必须以逻辑为指导，两者缺一不可。这便是熊十力的《删注》给我们留下的有益启示。

如果说熊十力的《删注》是一本不乏我见但基本上属于普及型的注释本的话，那么陈大齐的《蠡测》就是一本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有重大成就的学术专著。陈大齐的《蠡测》与后来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和《印度理则学(因明)》^②(这两本书通俗地阐发了前者的因明观点)，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半个世纪。陈大齐的《蠡测》是一本12万余字的论文集，它由序、42个专题和跋组成。此书堪称博大精深的宝藏，对能立二义、表诠、遮诠、全分、一分、有体、无体、同品、异品、因同品、因异品、同喻依、异喻依、因的后二相命题形式以及后二相能否缺一、三十三过中的三种比量等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均有精当的诠释，均放射出智慧的光芒。没有《蠡测》，我们对许多概念和理论的解释还会在黑暗中摸索。

《蠡测》也留有遗憾。一百年来日本和前苏联一些代表性的、甚至举世公认的权威著作对陈那的因明体系及其逻辑体系都做了大量有意义的探讨，但是在总体上还有误解。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和印度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都以后起的法称因明逻辑体系解释陈那因明，给我国的因明研究以深刻影响。早在1906年，日本文学博士大西祝《论理学》汉译本问世，拉开了我国将因明与逻辑作详细比较研究的序幕。大西祝对陈那新因明基础理论的正确理解和对陈那《理门论》逻辑体系的误判对陈大齐教授有深刻的影响。大西祝的《论理学》影响汉传因明的研习近一个世纪。他强调陈那因明规定同品、异品必须除宗有法，否则建立因明论式就多此一举，并且指出同、异品除宗难于保证宗的成立，即是说陈那的因三相不能保证三支作法为演绎推理。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认为同、异喻体是全称命题。他回避了因的后二相与同、异喻体之为全称的矛盾，回避了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直言同、异喻体全称就能证成宗。^③这一见解导致20世纪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重大失误。

本来，陈大齐最清醒地看到，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会影响到三支不能成为演绎论证。他在《蠡测·序》中就强调要遵从“因明大法”，注意“因明体系”之“谨严”。^④他在《印度理则学》第四章第二节详细讨论了喻体与因后二相的关系。他以坚强正当之理由论证宗同、异品必须除宗有法，并连带使因同、异品亦须除宗有法，毫不讳言因后二相亦须除宗有法，甚至不讳言同、异喻体并非毫无例外的普遍命题，有“依然是类所立义，没有强大的证明力量”的缺陷。陈大齐能持有上述见解，在汉传因明史上可谓凤毛麟角，十分难得。但是他对陈那逻辑体系的总评价则不正确，并未把这些

① 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载《熊十力全集》第一卷，第276页。

② 《因明大疏蠡测》写成于1938年，初版由重庆书商印行于1945年，中华佛学研究所1974年重印，台湾智者出版社1997年再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印度理则学(因明)》，中华文化出版社，1952年10月出版。《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1960年6月，台北“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

③ 参见郑伟宏：《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百年述评》，载张忠义等主编：《因明新论》，2006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489—490页。

④ 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正确观点贯彻到底。他把因的后二相说成是归纳推理,又说不完全归纳能导致普遍的结论。这不合逻辑,其结果是误判陈那三支作法为演绎推理,以致临门一脚失误,可谓功亏一篑。^①

1983年起,中国逻辑史学会组织会内学者集体为《因明大疏》作注,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所选史料”。这在当时非常难得。然而这是一个极其简要的注释本,其注“按照尽量多用引注,少用自注的原则”。^②这个简注本的出版反映了我国当时因明研究的学术水平,明显受到国外代表性著作中流行的错误观点的影响。尤为可惜的是,连陈大齐《蠡测》中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未得到反映。

姚南强的《论〈因明大疏〉的逻辑思想——纪念杨仁山迎回〈大疏〉一百周年》是《因明大疏》回归百年时唯一的纪念论文。^③令人遗憾的是,此文未能对《大疏》的成就做出相应的评价,发表了不少可以商讨的观点,甚至传播了不少误解。例如,把“因同品”与“因异品”这一对矛盾关系的概念用属种关系的图解来表示,牵强附会地把“共许极成”解释成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等等。《大疏》把宗九过组合成两千多过,本来是唯识宗有繁琐哲学倾向的一种表现,姚文却不厌其烦地用数学公式把它明明白白地计算出来,有把缺陷当精华的意味。

郑伟宏的《释译研》^④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明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在完成《释译研》之前,郑伟宏已经完成了连珠体因明专著的前三部:《佛家逻辑通论》、《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和《汉传佛教因明研究》。^⑤三本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研究《大疏》的成果,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大疏》奠定了基础。曾祥云教授曾发表长篇书评《在历史中解读 在解读中创新——评郑伟宏的两部因明新著》,认为《佛家逻辑通论》、《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一改因明论著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的面孔,令人耳目一新,视野开阔,辨析精微,旁征博引,论证严谨,解读透辟,评价中肯,文字晓畅,通俗易懂,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书评指出,摒除陈见,立意创新,既是“郑著”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它的又一重要特色。在对新因明义理的系统阐发上,在对现代因明研究的总体评价上,“郑著”都不是泛泛而谈或悬空而论,其中许多认识和见解都是出于作者对汉传因明的覃思精研和艰苦求索,凝聚着作者十多年的学术经验与教训,感之愈切,思之愈深,其认识与见解也就独到新颖,不同流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曾文指出,“郑著”有许多观点富有创见,值得我国汉传因明研究者关注和重视。^⑥曾文认为,“郑著”坚持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开展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融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于改变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牵强比附现象具有十分积极的促动作用。“郑著”所提出和运用的整体论解读方法,对于因明研习者来说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⑦

《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韩廷杰发表书评《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因明专著——评郑伟宏教授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认为这部专著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有重要发现和创新见解,“本书在国内外因明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因明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就”。^⑧书评指出,作者熟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整体论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我国汉传因明从唐代输入开始一直到现当代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成就做出了系统的论述,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纠正了自唐以来国内外代表性论著的一系列失误。

① 陈大齐:《印度理则学(因明)》,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研究所教材,1952年,第114页。

② 虞愚、杨化群、黄明信主编:《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③ 姚南强:《论〈因明大疏〉的逻辑思想——纪念杨仁山迎回〈大疏〉一百周年》,《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2期。

④ 郑伟宏:《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修订版;《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⑥⑦ 曾祥云:《在历史中解读 在解读中创新——评郑伟宏的两部因明新著》,《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

⑧ 韩廷杰:《一部富有创新精神的因明专著——评郑伟宏教授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法音》2009年第11期。

郑伟宏的《释译研》全书分校释、今译和研究三部分,对《大疏》做了全面解读。校勘部分,选用广胜寺本以代替通行的金陵本,尽可能恢复《大疏》的本来面目。注释以智周《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简称《前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简称《后记》)和善珠《明灯抄》等典籍为主要参考文献。先校后释,有改动字句处,一般都说明理由或依据。该书注释之详尽,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该书既注释疏文关键之字、词,又作逐句解读。再对原文作大意今译,力求按原意把难解的原文换成易解的词句。这样就为初习者提供了入门之阶梯。研究部分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大疏》在汉传因明中的历史地位,弘扬了玄奘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因明的丰功伟绩。以《大疏》为代表的汉传因明原汁原味地保存了陈那因明体系的核心内容,而国外研究者特别是印度和欧美的研究者,以及我们的藏传学者对此却鲜有涉及。从汉传的角度来刻画和评价陈那因明的逻辑体系,是中国因明家对国际因明学界和我们的藏学界不容推卸的责任。该书充分发掘、利用《大疏》的精华,以此为指南还陈那因明的本来面目,强调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是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大门的钥匙,从而帮助我们准确理解陈那、法称因明作为佛教逻辑两个高峰的异同,尤其是区分其同中之异。

二、从金陵本到广胜寺本

杨仁山自日本请回的《大疏》,由金陵刻经处出版流通(简称为金陵本)。其实,《大疏》在日本的弘扬过程中并非只有一个版本。上世纪30年代,范成和尚发现山西赵城广胜寺保存的“赵城金藏”中就有《大疏》残本(简称为广胜寺本),残存中下二卷两册。这两个本子不完全相同。百十年来,中国学者一直以金陵本为研习对象。1935年影印的宋藏遗珍中虽已包含了《大疏》的广胜寺本,却一直未引起研习者的重视。直到郑伟宏的《释译研》才选用了体现唐疏原貌的广胜寺本为底本,填补了空白。

南京支那内学院在《因明入论续疏》校者附记中指出,《大疏》流传日域共有三个版本:一为缺卷本,在喻过“能立不成”以下无疏,有慧沼附注“后阙未得,且获半珠”;二为补卷广本,“能立不成”以下有疏而文繁,篇末亦有沼师附注,此即善珠所谓新续注者是;三为补卷略本,“能立不成”以下有疏而文约,篇末无识,此即善珠所谓旧疏者是。沼师门人道邑、智周皆遵以注记,不复区分。迨后另行略本,则从沼疏删订以成之。日人传授昧此本末,以为基师原有略疏,沼师但加补注。此则误略本为先出且属之基师。金陵刻经处旧刻基疏末一卷半,大体即藏俊写定之略本。附记提出多项论据以证明略本文句实不能谓为基作。^①

经过比较,郑伟宏认为,金陵刻经处本与大正藏本之疏文基本相同,均为略本。广胜寺本与日僧善珠《明灯抄》^②所引疏文基本相同,均为详本。他细勘文句,发现广胜寺本文繁之处疏解确有数处胜于金陵刻经处本。故《释译研》以广胜寺本为底本,残缺上卷及中卷一小部分以台湾智者出版社重印并加旁注的金陵本配补。

从《释译研》中可知,以下两例从文义上可说明广胜寺本优于金陵本:

例一,《大疏》对《入论》关于似比量的一句话“似因多种,如先已说,用彼为因”做了解释,广胜寺本有释文为“如先所说宗之九过、因十四过,及其似喻,皆生〔似〕智因,并名似因”。《释译研》指出,其中“宗之九过、因十四过”,金陵本误为“四不成,六不定,四相违”。由于两个疏本紧接着都有“及其似喻”几个字,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这是总说宗、因、喻三支的三十三种过失,而不是单说因过,因此广胜寺本的释文是正确的,而金陵本的释文则经不起推敲。日僧善珠的《明灯抄》所据疏文亦与广胜寺本相同。善珠还引用玄奘译场中人文轨的《庄严疏》作为依据。《明灯抄》说:“‘如先所说宗之九过’等者,若似因体,唯约因过,名为似因。约兼生智,取宗、喻过并名似因。轨意亦

① 慧沼:《因明入论续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3年。

② 见《大正藏》第68册。

尔,故彼疏云:‘即前所明,不成、不定、相违,为似因也,即并摄似宗、似喻。用彼知似因智为因,于似因所比宗义之中有果智生,解不正故名似比量’。”这里是讨论造成似比量的原因,与宗、因、喻都有关。作为能立的为他比量有三十三过,相应的为自比量也应有造成似比量的三十三过。^①可见,金陵本解《入论》此句中之“似因”仅限于十四因过,不符合疏文本意。南京支那内学院版《因明入论续疏》校者附记的作者为吕澂先生,他在1961年的讲稿《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中也因循了金陵本之误。

例二,关于“不成”宗过和“不成”因过的得名缘由,《大疏》有专门的讨论。该讨论是通过两个问答完成的。其中,第二问为:“若尔,宗过皆欲成宗,何故但三名为不成?”其论域为宗九过,宗九过的前三种为“有法不成”、“能别不成”、“两俱不成”,后六种则不名“不成”。此问意为:“照你这么讲,那些有过宗的立者本来都是为了成为无过之宗,为什么宗九过中只有三种称为不成呢?”此问在金陵本中为“因过皆欲成宗,何故但一名为不成”。若依照金陵本,此问的论域就只涉及因三相,而与宗九过无关。意为:为什么违反三相的因其名称各不相同,不能一律称为不成呢?两本之“问”,大相径庭,究竟哪一问符合窥基本意?

疏文的答句是:“因虽三相,唯初一相亲近成宗,翻名不成。余皆宗具,合二建宗。成宗义疏,故翻但名不定、相违。各随义亲,以得其称,皆准此知。”^②此答句按照智周《前记》、《后记》的解释,涉及宗九过,显然超出了因三相论域,倘依金陵本所设之问,便有答非所问之嫌。因此,还应以广胜寺本为正,方能贯通整段疏文。《明灯抄》对此答句有详细诠释,其大意为:因虽有三相,只有因支上承担的第一相直接反映了因法与宗有法的联系,如果因法无此遍是宗法的属性,便称为“不成”。其余的后二相也都是成宗的条件,初相必须有后二相配合才能证成宗。由于后二相并非直接与宗有法有联系,即并非直接成立宗义,因而违反后二相的因过就称为不定或相违。窥基的答句也就好理解了。他用违反因三相的不同情形来例解宗九过中三不成与其余六过的不同,既然因过各随其正因成立宗之亲、疏而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宗过的命名就应照此理解,非常清楚明白。^③倘依金陵本,便无法理解窥基的原意。

再说校释,郑伟宏先后采用金陵本和广胜寺本(中、下二卷)作底本。广胜寺本上卷和中卷开头所缺部分则以金陵本配补。据他的研究,广胜寺本确实优于目前国内通行的金陵本。保存在日本的《大疏》有繁本和简本之别。特别是窥基弟子慧沼所续部分,作为繁本的广胜寺本与作为简本的金陵本有明显的差别。郑伟宏的校释较多地参照慧沼弟子智周的《前记》和《后记》。由于日僧善珠的《明灯抄》所引疏文几乎与广胜寺本完全相同,因而该书的大量注疏还采纳了《明灯抄》的疏解。《明灯抄》在日本因明史上举足轻重。它以《大疏》为诠释对象,大体上对《大疏》做了逐句的解释。善珠是日本兴福寺北寺系的代表人物。他对基疏的弘扬,继承了法相宗二祖慧沼、三祖智周的传统,是唐疏正脉在日域的延续。《明灯抄》为汉传因明在日本的弘扬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明灯抄》最后偈中有“述而不作为抄意”一说,表明抄主忠实于慈恩大师的观点,对法相宗的因明学说具有护教性质。最后偈又说“故蒙笃请采百家”,表明抄主采纳了唐疏各家之言,为后人读懂大、小二论提供方便。该书称引唐代因明学者,有神泰、文备、文轨、净眼、定宾、玄应、圆测、壁公、元晓、太贤、靖迈、顺憬等数十家。《明灯抄》对唐代因明家的珍贵思想资料有保存之功,是后世研习者深入《大疏》堂奥的必读书。郑伟宏对疏文的解释,遇有疑难点便博采唐疏和日籍各家之释,经比较后加以抉择,尽量做到信而有微,避免想当然。事实上,《释译研》的校释部分,也包含了对于唐代因明以及日本因明各家观点的丰富研究,与《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一书相辅相成,是对于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①②③ 郑伟宏:《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第748、456—457、458页。

三、《大疏》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

熊十力认为,《入论》虽比《理门论》好读得多,但也有“义繁文约”的毛病,倘若孤译无疏,还是难以钻研。后人要研习因明,读《大疏》的确比其他疏记要好。熊十力《删注》便概括了《大疏》的三大优点:其一,“提控纪纲,妙得论旨。徵文选义,虽有繁芜,经纬堪寻,仍殊滥漫”。指出《大疏》把握了陈那的新因明体系及其核心思想,虽有繁琐之嫌,但不掩其光辉。其二,“详徵古义,环列洋洒,今古沿革,略可推原”。指出《大疏》勾勒了因明的历史发展,特别是详细说明了新因明与古因明的区别。其三,“理门奥旨,抉择无遗,法户枢机,舍此莫属”。^①指出《大疏》是用《理门论》的高深原理来解读《入论》,揭示《大疏》的这一特色,同时也是《删注》的一大贡献。

陈大齐的《蠡测》着眼于微观的探究,限于对具体专题进行研讨,大多有精当见解。然而,对窥基其人其书的历史地位、因明发展史、唯识比量、量论(认识论)等与“全局”相关的宏观研究,则未曾涉猎。他自己评论说:“于因明理,未涉全局。斯学始基,更未语及。初学读此,难有所得。”^②陈大齐很注重读原著。“遇有艰疑,深思力索,但遵因明大法,不泥疏文小节,参证其他疏记,间亦旁准逻辑,期得正解,以释其疑。”^③“但遵因明大法”就是要读原著,以《理门论》和《入论》为依据。作者重视专题研究与因明体系研究的关系。《蠡测》所包含的42个专题都是在因明大法的统帅下写成的,对因明体系的整体把握促进了对因明专题的深入研究。

西方逻辑是一门成熟的科学,逻辑理应成为耙梳、整理因明论、疏的思想武器。因明研究有没有逻辑科学作借鉴,是大有差别的。这是今人胜于古人的地方。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成绩卓著者首推陈大齐,《蠡测》最主要的贡献也在于此。作为逻辑学家的陈大齐,时时自觉地运用逻辑眼光来看待因明理论,甚至还尝试用数理逻辑的观点来对照因明的特点,在汉传因明研究中实属凤毛麟角。他比较了因明与逻辑之短长,指出:“因明逻辑,二本同理,……逻辑未说,如有无体,如自他共。因明发扬光大之可期者,与夫足补逻辑所不逮者,其或在斯。故于此二,尤致力焉。”^④作者对有体、无体两个重要术语的研究,对自、他、共三种比量的研究,详密精审,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不过,在陈大齐研究因明的几十年间,法称的因明著作还未有汉译问世,佛教逻辑两个高峰和汉藏因明的比较都未提上议事日程,再加上他有意回避量论而专攻立破学说,因而其研究还不够全面,对《大疏》也就未能做出更周到的评价。这是不能苛求的。

郑伟宏的《释译研》在研究部分,以“因明巨擘 唐疏大成”为题,高度概括了窥基其人其疏的历史地位,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大疏》是怎样的一本书。

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千百年来,因明始终是一门高深难治的冷僻学问?它在历史上曾为绝学,长期少有人问津,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要把它当作绝学来抢救。经过深思熟虑后豁然开朗,这不就是“一部高深的学术专著”吗?有了这一出人意料的定位,围绕《大疏》的许多疑难都迎刃而解。例如,批评疏文的名词、概念出场顺序前后颠倒,杂乱无章。这一“缺陷”的确让初习者摸不着头脑,一上手十有八九会打退堂鼓。如果把《大疏》当“一部高深的学术专著”看,这自然不成为一个问题。郑伟宏总结出这部专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独得玄奘因明薪传;二是借鉴古疏,超越古疏;三是提纲挈领,阐发幽微;四是《理门》奥旨,详加抉择。郑伟宏认为,把它当必读书对待固然对头,可是,把它当入门书对待,那就可能上当受骗。因此,他建议读者,要先有一些因明知识储备,可以先读一读吕澂、陈大齐的相关著作。

有了第一个评价以后,第二个评价“一把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大门的钥匙”和第三个评价“一部

① 熊十力:《因明大疏删注》,第275—276页。

② 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重印序》,第1页。

③④ 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序》,第1、2页。

记录玄奘辉煌因明成就的史册”的提出便顺理成章。玄奘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哪里呢？他忠实继承了印度陈那新因明，并延续陈那的思考方向发展和完善了三种比量理论，给汉地学者提供了“一把打开陈那因明体系大门的钥匙”。《理门论》是陈那新因明代表作，立破学说是本论重点。由于梵本佚失，玄奘汉译便成为当今《理门论》研究的最可靠依据。奘师述而不作，他的大量口义被保存在弟子们的疏记中。他所开创的汉传因明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印度陈那新因明。汉传因明的成就对于解读陈那新因明基本理论举足轻重。在众多唐疏中，窥基的《大疏》保存奘师口义最为丰富、最为完整。可以说，《大疏》就是打开陈那新因明大门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印度的法称因明是玄奘回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法称因明创造性地发展和改造了陈那因明，法称因明和陈那因明是佛教因明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陈那、法称因明的异同。虽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但不能将二者等同，决不能用法称的因明理论来诠释、代替陈那的因明理论。^①藏传因明主要译传法称因明，藏传因明晚于汉传因明。其典籍之丰远胜于汉传。但是古代的藏地学者根本没见过陈那的因明奠基作《理门论》。这对于陈那因明的研究来说又有先天不足之嫌。因此，完全用法称因明体系来诠释陈那因明体系是不可取的。

玄奘大师对印度因明的贡献，除了唐代和日本的文献外，不见有记载。法称的因明七论，没有片言只字提及；藏族学者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印度史家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苏联科学院院士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渥德尔的《印度佛教史》都完全没有记载。记载和阐发奘师在因明领域辉煌成就之功劳，应归于唐代文献，又首推《大疏》。玄奘学成将还之际，印度佛教内部大、小乘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戒日王指名要那烂陀寺包括玄奘在内的四高僧接受小乘正量部的挑战。三位高僧怯战，只有玄奘挺身而出（身在那烂陀寺的法称还默默而闻）。后来，戒日王召开全印度各宗各派代表参加的万人无遮大会，请玄奘坐为论主。奘师提出“唯识比量”，十八日无人敢修改一字，捍卫了大乘瑜伽行派的荣誉，声震五印。玄奘为什么能在无遮大会上取得成功？这与他善于整理、发展和运用三种比量（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理论有关。三种比量理论在奘门弟子文轨的《因明入论庄严疏》中已有零星阐述，但阐发富赡者唯有基疏。《三藏法师传》称窥基独得玄奘因明奥秘，主要表现于此。

第四个评价是：《大疏》是“一本未成之作”。对《入论》的疏解，窥基本人直到谢世亦尚未完稿，只解释到“能立法不成”处便辍笔，后来由门人慧沼续完全书。作为未成之作，既有义理阐发方面之失误，又有写作方面之欠缺。《大疏》本身的缺陷，也成为《大疏》难治的原因。《释译研》特别指出，基师解释同品、异品定义，有蛇足之误。追根究底，发现此一误解非其创说。原因在于《入论》作者商羯罗主在定义异品处未恪守《理门论》的标准，发挥过当。^②本来，窥基不仅强调同、异品要除宗有法，而且强调同、异喻也要除宗有法，这是为了避免循环论证，是陈那因明题中应有之义。这给了我们一把开启陈那因明大门的钥匙，但是弟子慧沼未遵师说，以至前后龃龉，有失谨严。^③

《释译研》一书对于《大疏》这样一部集汉传因明之大成的作品的全面研究，同时也是对于汉传因明的全面研究。由于郑伟宏将陈那因明与法称因明的比较、将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的比较也纳入了考察的范围，因而他对于《大疏》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其先行者熊十力和陈大齐原有的框架，在与印、藏因明的比较中，展现了《大疏》和汉传因明独特的理论价值。以汉传因明对于陈那的正确解释为立足点，如实地展现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各自的理论成就和历史地位，这理应成为一名汉传因明的研究者对于世界因明研究所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郑伟宏的《释译研》一书便具备着继往开来的品格，在汉传因明研究史上为我们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下转第122页）

① 郑伟宏：《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郑伟宏：《论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逻辑学研究》第1卷第2期。

②③ 郑伟宏：《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第62—65、65—66页。